

樂

全

集

九

一

二

三

四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一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西事詔目上中書

一寇每犯邊輒擒戮大將議者以為諸將各有親隨軍
隊舊事凡喪主帥自有軍法近事此令不行故將帥接
戰左右逃潰無以禁制在愚觀之此是軍中政令招討
經畧司所當處置昨好水之敗任福等皆沒士卒散亡

既多故韓琦奏請招集朝議從之請既無狀從亦非宜
從則廢法自於朝廷而收恩歸乎帥府不從耶或以致
不虞則帥府得以為辭而朝廷任其怨蓋軍中聞帥府
之令矣忽有朝命特旨三軍必懷疑懼若遇寇之際進
有敗形退無生路勢不委將降賊更恐倒戈內向夫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宜間不容髮豈有奏請
往復數千里待命者哉謂宜特遣使者或明降詔書責
問其情申戒於後此亦章朝廷防微之旨折臣下圖全

之計者也

一賊連歲入涇原漸引而深殺掠老幼毆擁畜產焚蕩舍
屋民不得耕獲樹藝緣邊籬落索然一空自鎮戎軍原
渭等州城垣之外南畝蕭條矣勢且與保安延州相類此後
供輸轉給公私益當大困漢法謫刑徒實邊唐制徙罪人
塞下今若令流已上罪鑄錢造印及諸為盜抵罪結羣冒
販禁利十人已上明知賊情而過致資給匿藏受分如此
等罪但為良民害情理蠹惡者悉徙其本身一房於邊

隨口贍田今自給食然後為什伍之法使相保察別為條目付邊臣以重法繩之所與稍耕塞上空虛之地

一四路分守其根本當在長安比來長安守備不設而騎寇每入漸深向使賊出上策乘勝豕突固可飲馬於渭水矣謂宜置兵蒲雍之間以重臣鎮永興而委以應接諸路候知賊有點集路所由入事宜審的即量衆寡部發應援賊退則引還本屯不惟壯根本之地遏奔衝之勢又足以安關中之人心免邊城之輸輓

一賊每入寇常以羸形誘我師將吏貪愚相躡而入
其伏中以敗賊用此一策三覆王師即如昨三川之事
若懷敏擁重兵依險要之地堅壁而勿與戰令諸塞柵
嚴備以守即賊遂敢引兵深入頓於堅城之下攻則勢
不能克留則無糧道可恃退而有重兵乘其後此豈與
我持久之勢哉以是揣之必未敢越懷敏而趨渭州也故
賊惟利速戰多方詭計務以致我也況我屢北之衆氣
索勢衰賊驟勝而不驕法令明而衆整愚常以為此賊

雖無大志遠畧其實良將也以任福葛懷敏等抗之殆
未可與之決勝負於一旦矣今制賊之術莫如勿與之
戰但能全師嚴守賊必不敢深入若輕有越軼而我以逸
擊勞以輕銳邀重齎據要害以制勝庶幾乎其有功也
一竊思前後所以覆軍殺將張賊氣喪國威使邊事至
此未有勞還之期者其大失在於主將不親臨行陣傳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祀與戎君所當親之所以為
重也自古行師何嘗有主將不至營陣者三代春秋時

國君無不在戰陣秦漢三國至於唐其間書生儒士如諸葛亮杜預婁師德狄仁傑郭元振等不可勝舉凡曰將者未有不在行陣者也不能親執干戈以鬪者有之矣至於胡床羽扇從容於軍中可也主將在行陣則法令專賞罰明士氣奮機便得不在行陣事皆反此自賊犯邊境凡大舉入寇羌酋未嘗不親至也今諸帥授命朝廷輒許之以不臨戎行去年任福等敗至今天下歸咎韓琦即如昨者三川之事雖非王沿督責使趨死地

蓋懷敏等勢不得不戰王沿悉一路之兵付之懷敏而自留渭州空城之中脫若賊越三川而趨渭州懷敏守便宜不出渭州被圍而急則王沿將何以處懷敏雖朝廷固以為縱敵也懷敏雖擁重師而王沿乃其統帥節制所稟故曰懷敏勢不得不戰在愚觀之主將不親臨行陣師出必無功不惟無功且必敗大事切在朝廷審議之

一今遣王堯臣西路安撫不惟弔死恤傷完補敗亡凡軍中利害之宜朝廷所欲計置更改之宜四路或有異同之

意因其行可悉條錄令與諸將圖議凡士馬那移財糧器械有餘不足令通計議以聞朝廷則此後處置指揮庶精悉矣

請罷陝西招討經畧司事

竊惟羌人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空國事邊於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寨殘傷無幾內屬藩落驅掠向盡鈍兵挫銳財殫力屈

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
韓琦經畧使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處太輕然猶
薄示損懲微塞物論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敵至於覆
軍殺將蹙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帥也
昔自三代至於春秋列國凡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
預戎事者自漢至唐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
在於行陣者後漢段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嘗奪寢訖
平羌虜若將帥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陞

下何憂焉事既乖失理須更張臣竊聽與人之議皆謂
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敗爾何哉凡諸邊臣稟
令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急即失之緩勇者不得施
其力智者不得專其謀而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戾文檄
矛盾人無適從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
相救決衆謀於獨斷通四路為一家近如麟府之圍雖
非陝西疆域然為統帥苟急國患即未能請行赴救猶
須耀師境上助為聲援陛下旰食軫慮遣勅使齎璽書

督之出偏師使遙牽賊後逗遛立異竟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僅存勢已孤絕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即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為救也陛下曲全事體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且精擇逐路守將使人自為功家自為固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為諸路根本以為人心鎮重春秋擇遣重臣出巡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

就倉牧命守將修治城塹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令
焉秋則閱其訓練之法蒐補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升
降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其戰守但邊
城能堅其守已足弊賊若將率各盡其用自當有功伏
願天衷垂納裁擇

論除渭州路招討使事

臣伏見制除某官代王沿充渭州路招討安撫等使者
朝廷比分四路以藩屏西邊其間道路坦夷衆得大入

且車騎之利惟涇原故賊連年親來犯此一路覆軍殺
將每來益深去年好水之役任福等猶力戰而敗驍將
精卒器械殫焉朝夕竭力完補二年僅得成軍此來定
川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一舉而悉卷以去如蹈無人之
境賊驟勝而不驕令明而衆整凡四大舉動無遺策氣
燄益熾今既勝歸休養士馬若來年春首傾國復來我
以殘破敗亡之餘稍更拓落不定勢且堂堂長驅有飲
馬渭河之志則關中搖矣而北有強隣睢盱睥睨外為